

日 月 凌 波

月凌波
◎著

华丽的紫禁城，金瓦红墙围绕，还有许多人要在这里继续勾心斗角的存活下去。但是该走的都走了，连同那张黄绸的「诏书」与锦帕，都慢慢消失在火焰之中，破碎的灰烬飞扬，像那些离散的魂魄。



她欲远离这世间的微尘，看着昙花一般的盛世。
几百年前的这个女子，愿守着一瞬间光华四射的菱落。
多尔袞之女——爱新觉罗·东莪的命运归宿。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常

月凌波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昙花梦/月凌波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613-4212-1

I. 昙... II. 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229 号

图书代号:SK8N0061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朱雨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212-1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楔子

一月的盛京，寒风凛冽，城池内外，尽是一片萧索苍茫之色。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以来，已有匆匆十数载。冬日的白昼分外短暂，才过申时，天色便已渐渐昏暗，昨日的积雪尚未融化，这会儿灰蒙蒙地天地间却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来了。

城南睿亲王府中，两个侍女自屋檐下向外探头，其中一人叹道：“这天冷的，哪日才是头呀！”另一个手上端着一只铜盆，伸肘轻撞她道：“快别抱怨了，里面等着用呢，再咕噜几句，你就等着挨骂吧！”说罢当先快步去了，最早说话那人不敢再说，缩紧脖子，也慌忙跟着她朝院内走进去。

这二人遁小径一路向里，来到一个方正的庭院之中，小屋的长廊上来来回回的尽是神色匆忙的下人，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在门外呼喝道：“快些快些，再拿水去！”又转头向身旁管家模样的男子叮嘱了几声，伸手掀开垂在门上的厚帘子，推开门进里屋去了。屋里聚着几个女人，看她进来便都退到一旁，她道：“还不行吗？到底要怎么样？这都快两天两夜了！”

其中一个老妇人上前轻声道：“六福晋个子太小，体质又弱，再拖下去只怕……”这女子一挥手道：“我不要听这个，你有这闲功夫，和王爷说去……”那妇人吓得面无血色，全身发抖，立时跪了下来。这女子向屋内众人面上环视，声音既冷又硬道：“都给我想法子去，就是掏也要给我掏出来，这可是王爷的头生子，若是有什么差迟，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话音刚落，却听屋内忽然传出一阵喧哗惊叫之声，这屋的妇人们个个脸上变色，立即冲进里屋去了。

那高个女子快步进去，屋内涌起一阵冲鼻的血气，只见床边一妇人正自床里抱起一个浑身是血的婴儿，她忙道：“怎么样？生了？”饶是她平日遇事镇定自若，此时却也不由自主的语音发颤，那怀抱婴儿的女子面如土色，

却答不出话来，床边的一个瘦削男子抬头道：“六福晋体虚，只是晕过去，并无大碍。”这女子急道：“孩子呢！孩子怎么样？”那男子却并不说话，伸手抓住婴儿的双脚，猛的倒提过来，在婴儿股上重重拍了两掌，在周围众人的错愕之间，只见那婴儿忽地全身抽动，小脸越涨越红，啪的一声，自他的小口之中吐出一大口血痰，继而大哭起来，这一声迟来的啼哭声响彻庭院，如夜鹰展翅长啸，久久不绝。

屋内众人如释重负，那女子欣喜若狂接过婴儿，床旁男子笑道：“恭喜大福晋，这是一个格格。”大福晋微微一愣，笑道：“格格也好，先开花儿再结果子。”她低头看下怀中的婴儿，只见这女婴肤白胜雪，紧闭双眼只是大哭，她探身到床内看了一眼气若游丝的六福晋，转身叮嘱了下人一番。这才将孩子还到婢女手中，送这男子出去。

临近黄昏之时，睿亲王多尔袞才来到这里，初为人父的喜悦却还是不能掩盖那声遗憾：“是个格格”。他伸手轻抚尚自昏睡的六福晋的头额，叮嘱仆人，自奶娘的怀中看了看哭的声嘶力竭的婴孩，很快就起身离开。

这是他正值忙碌的壮年。监筑城池、治修大道，又被授为奉命大将军大举入关攻明。长年在外征战，能恰巧在女儿出生之时回宫探视，已属不易。他全副的身心都投入在那雄图霸业，建功立业之中，就在女儿出生的第二日，他又开始了南进的征途。

这孩子将满月之时，家中收到他的千里传书，上有“女字东莪”，这是她的爷爷努尔哈赤当年最爱的女人的名字，如今它成了她的名——爱新觉罗·东莪。

此时是明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却已在盛京称帝，立国号为清，并大举进犯中原，正是朝代交替，风云变幻之时。这女婴的一声啼哭仿似带着对今生的所有预见与抗拒迟迟而来，如同铁蹄下的摇曳江山，虽万人悲号、尸骨成山，但，一切已矣，定数使然。

这个唤做东莪的女孩儿并不知道她所生长的高墙之外，如今正发生的事情，她只睁大洁净的双眼，好奇的向这个似是而非的人间注目。她虽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长女也是独女，可是在她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阿玛对她而言，却几乎只是一个称呼，一个除了在年节便只有他回京述职领命时方能看到的高大身影。其实即便他回京之日，也大多在宫中商议政事，待他回府几乎都已是夜深时分，东莪早已入睡了。久而久之，她对他逐渐怀有了一种敬惧疏离之感。

小东莪最熟悉的莫过于她的额娘——多尔衮自朝鲜带回的第六个福晋，他唤她恩真，一个容色绝丽，温静如水的朝鲜女子。尽管她曾日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可如今她再无暇去顾及那些了。她的眼中也不再如往常那般时常浮现哀伤的神色，她将爱倾注在眼前这个与她一般有着漆黑眼眸、雪白肌肤的女儿身上，她是缤纷花丛中孤傲而立的那支白兰，于喧闹的尘世之间只静静的守护着女儿，做孩子的导师与伙伴。

在这个大家庭之中，另一个东莪愿意亲近的人，便是她的大娘——多尔衮的正室嫡福晋，大福晋有着她那个氏族——蒙古喀尔沁部族特有的气质，她几乎比六福晋高出一个头，说话声响亮清脆。自从14岁嫁到这里，便一直掌执着这个大家庭的一切内务，她处事果断干练，下人们在东莪的额娘面前会小声说话，可是看到她却都会噤若寒蝉。她虽十分厌恶那些姨娘们之间喋喋不休的琐事纠葛，对东莪母女却逐渐宽容，时常来与她们作伴。

东莪自小便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大福晋在接受下人的报告或处理府中事宜时，不停的诉说不满，六福晋则在一旁微笑摇头或轻轻的点头表示安慰，而事实上她们的语言是不通的。东莪稍大一些时知道她额娘说的是朝鲜语；而大福晋不通汉文，讲的却是满语，她们虽没有一种中介的语言可供交流，但这却无碍她们在以后的岁月里相互依赖，成为挚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东莪从小便熟知了这两种语言。大福晋更是对



日
光
林

她悉心栽培。打从她三岁开始，便安排了汉学老师每日督教，待小东莪长到五岁，也许同龄的孩子刚刚开始认字，而她却已站在神色肃然的先生面前背诵五经、论语。大福晋十分关注她的学程进度，对她的要求也几近苛刻，东莪虽不明白她的苦心，也甚觉苦恼，但终究遵从着额娘的谆谆善诱，以及怀着对大福晋的敬畏之心，认真诵记。

在东莪枯燥单调的生活中，外面的世界对她而言，是极为陌生的。即使在她五岁这年，身边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她的记忆中也只有极少的不太相干的几个片段，如记忆定格，无法相连。

依稀记得，这年的夏季特别炎热，府中女眷们整日窃窃私语，多尔衮与东莪的十五叔多铎、十二伯阿济格，还有诸多父辈的将领一连数日不卸盔甲聚在府中。书房外满是密密麻麻全副武装的侍卫，他们闪亮的头盔上印出清冷的月光，那满布的静静杀机，剑拔弩张。到处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空气，整个院子在黑暗中闪着精亮的光，像四下埋伏的战场。

奶娘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说起五姨娘的一名侍女路经书房外时，因未听到侍卫的问话，当场身首异处的事。虽然大福晋厉声喝止了她的话，但这一切已带给东莪巨大的惊恐，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看到聚首的侍卫身上盔甲的亮光，都会让她回想起这段记忆，不寒而栗。

外面的世界是成人的世界，那里纷争不断，尽是血腥荣辱，充满变数。无数危机与希望并存，一去千里。这一切虽与她息息相关，但也同时和她擦肩而过，内眷的房舍恬静安宁，是另一个不变的世界，东莪只身在其中，过她的平静童年。

然而，外间的巨大变迁还是波及到了她的生活。第二年的秋天，全府上下变的兴奋忙碌，东莪被告知即将离别这个熟悉的家园，迁往北京。大福晋她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神色间却又时常流露忐忑不安，而下人们却十分兴奋，奶娘一趟趟地往返于屋里屋外，督促婢女收拾家什细软，并且运用她能想到的一切词语向一旁的东莪说明这是一个光荣无比的搬迁，此后的天下必将都是大清的天下。她们再不是避居边远的异族之邦，她至感兴奋的是可以看到前明那传说中富丽堂皇的紫禁城。

而东莪并不为眼前的一切所感染，她留恋这个小小庭院，留恋与额娘共同居住的房间。这里是她度过的最初也是最安详岁月的家园。但孩童的眷恋是无人顾及的，在纷乱的忙碌结束后，东莪与额娘大福晋一同坐进华

丽的马车，跟随着小皇帝的銮舆，在浩荡的八旗护卫下，向北京进发。

不日，抵达北京。家仆通报，多尔袞率众在城门迎接皇帝，内眷因不能同时入城，在城外稍待。须臾，由侍卫引领护卫，自城南入，不多时来到一处红墙绿瓦的大府邸。大福晋指给东莪看道：“这便是我们今后的家了。”

东莪随众人走进院内，仰头四看，这里比盛京的旧居大了好几倍，以书房为界分隔前后两院，内有精舍无数，一条迂回曲折、雕栏画栋的长廊围绕贯穿于花院居舍之间，气派宏伟。众人欢喜不已，只有她难免黯然神伤。

十月，多尔袞受封为“叔父摄政王”，当日在府中设宴，并由他亲自掀下府门“摄政王府”四个金字大匾上的红绸，家中众人都依等受赐封号，东莪也有了一个尊贵的称谓“和硕格格”。至此，一切都好似不同了。多尔袞不再亲征，只在宫中主持朝政，虽然仍是朝出晚归，为国事操劳，但他在府中的时日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日傍晚，下了一场大雨。透雨过后，将要落山的太阳又出来了，本已开始昏暗的庭院再度明亮起来。奶娘牵着东莪从先生的书房出来，顺着长廊朝饭厅走去，一边关切地问每日都问的话“今日先生教的多么？”“都记的下么？”当然，也从不忘夸赞几句。她一字不识，对有“学问”的人很是崇敬，更是十分疼爱东莪。

她努力弯下肥胖的身体和她说话，平日里的这会儿，东莪总会给她讲一个书上看到的小故事，可是今日她听先生说起阿玛曾向他讯问自己的近况，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就没了讲故事的兴致。奶娘看东莪不怎么说话，便紧张的问起她的身体来，还用肥嘟嘟的手摸了摸她的额头。

就在这时，东莪听见有人唤她，便忙抬头看去，眼前小山似的站着多尔袞与多铎。奶娘忙退后行礼，多铎早伸手将东莪抱起，他细长的眼睛清澈似水，笑咪咪的看着她道：“有好久没看到你了，怎么不认得十五叔啦。”

东莪忙叫了，再转头轻唤“阿玛”。多铎笑道：“这孩子越来越像六福晋了，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多尔袞微微一笑，道：“你这是去饭厅么，快些去吧。”他转身吩咐奶娘命人在里屋设席。

多铎亲了亲东莪的小脸颊，将她放下地道：“十五叔给你带了好些好玩的东西，明日就让人给你送过来。”她点头应允，再看向阿玛时，他已转身朝里走去。奶娘牵着她，急急的往饭厅去了。

晚饭过后，东莪在额娘房里，看她用细长的手指捏着小到只能看到一

点亮光的细针在锈花样，大福晋则在一旁，拿着几匹布料比来比去，间歇向额娘说上几句话。

忙了一阵，大福晋转向东莪道：“莪儿，今日都学了些什么？背个给咱们听听吧！”东莪红着脸，瞄了一眼额娘，见她向自己点头微笑，只得站直身子，背了一段《论语》的学而篇，她二人脸上带笑凝神细听。待东莪背完，大福晋拉她到身前，笑道：“啧啧，了不起，这么长的一段，你可没背错了吧。可不许糊弄我跟你额娘，明几个我问问先生去……”东莪涨红了脸，正想去拉额娘的衣袖，却听窗外有人说道：“我听见了，确实没有错漏。”正是多尔袞的声音。

房里的人都吓了一跳，纷纷站起身来，东莪却退开两步，躲到额娘的身后。多尔袞走进房来，大伙一阵忙乱，二位福晋服侍他坐下，多尔袞向东莪招手，她却转头去看额娘，大福晋忙伸手在东莪身后轻轻一推，将她推到他的面前。多尔袞微笑着将她上下打量，大福晋在一旁笑道：“莪儿平日里少见到王爷，居然怕起羞来啦。”

多尔袞面色慈和伸手拉东莪的小手道：“恰才我听你背的《论语》，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东莪轻声答：“是上月末。”他点头道：“这么短的时候，背的这样算不错啦！”又转向大福晋道：“是陈秉良教的么？”她应是，他又道：“是你的主意吧！教东莪这个。”她不由得笑道：“什么也瞒不了王爷”。

他将另一只手覆在东莪的手背上，正视她道：“不过，还是太早了点，囫圇吞枣的死记硬背，未必无害。明日起跟先生说说，挑些你喜欢的来学，总长无味的不背也罢。”

东莪仰起头，几乎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认真的细细看他。他的肤色因长年征战在外，是健康的棕褐色，脸上有些淡淡的疲惫之感，但他的眼睛十分清亮的闪着光，有一股昂然的摄人力量，使人不自禁的心生仰慕，她不由的自心底生出亲近之心来。

多尔袞也定睛看她微笑道：“读书有诸多乐趣，你现在还小，阿玛等着有一日，你能告诉阿玛，是真心喜欢这个，阿玛方才真正的高兴。”东莪虽似懂非懂，却受他语调感染，用力的点了点头。他轻抚她手，转向大福晋道：“我明白你的苦心，只是东莪年岁尚小，还是不应夺了她嬉戏玩耍的时光。”两位福晋相视一笑，点了点头。

自此之后，多尔袞在书房的时候都会命人唤东莪去他那里看书作伴，

若有些许空闲，也会和她闲聊。他见识广博，常说些大江南北的奇俗异闻给女儿听，而且他精通汉学，那些东莪平日辛苦记背的篇篇长赋诗文，只要经他稍加点译，便如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向东莪开启了好学之门。

东莪越来越想亲近他，不知不觉中将以以往对额娘的依恋之情转到了他的身上。他不在府中之时，东莪也一定要到他的书房才有心思听先生说课，多尔衮知道后，命人将书房与侧间的隔断打开，为她布置了一个与他书房共通的小里间读书。大福晋与她额娘看在眼里，知道多尔衮对这个女儿的爱护日深，都是不胜欣喜。

二

在多尔衮的书房里有一张堆满沙子的樟木大台，台上除了沙子还有很多红、黄、蓝、白的四色旗子，不过，东莪很早就知道，那些是不可以用来玩耍的东西。多尔衮几乎日日都在摆弄那些旗子，看到他眉头紧锁，房里的空气就像凝结住一般，没人敢出一口大气，如果他双眉舒展，东莪就会放肆的大叫“阿玛”，换他展颜大笑。

她那时并不知道，阿玛的那些四色旗子，百万雄兵，就是从那里筹划、调配，一路踏着血迹，摇旗呐喊着往南而去，他们所到之处哭声震天，山河变色……

然而生活不容她这样天真下去，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傍晚，多尔衮那日呈现少有的颓废，花白胡子的林太医刚刚离开，连东莪都察觉到阿玛的坏脾气就要爆发了。屋里静悄悄地，能溜的人都不露痕迹的离开了，只有几个仆人屏着气，伫立在侧，那些姿态，像是恨不得站成石柱或壁画，能让人忘却他们身躯的存在。

东莪低着头，虽对着自己面前摊开的书本，却不时地拿眼偷瞟着阿玛。他在书房来回踱步了几圈，终于在大桌前停下，聚精会神的盯着大台。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哈着腰的仆人，他额头低垂，手上捧着一个托盘，走至多尔衮身后时微微一顿，便径直向东莪走来。她向此人手中的托盘伸了伸脖子，想知道是不是额娘让人送来了好吃的东西。

就在电光火石间，东莪只看到一道光在面前闪过，她的脖子却顿时剧痛起来，在放声大哭的间歇，她看到阿玛怒不可遏的面孔、奶娘惊恐的眼睛及——血。



东莪陷入了长长的昏迷之中，在满是黑影潼潼的梦境里，她一直努力叫着阿玛与额娘，但却发不出声音，好似被不知名的东西牵扯不停地往下坠落，离头顶上的光亮之处越来越远。剧痛惊骇之中，她用尽全力大叫“阿玛！！”猛然间听到多尔袞有力的呼唤她的名字，那声音渐渐清晰，近在耳边，她终于醒了过来。

耳畔响起额娘熟悉的哭声与许多人走动的脚步声，东莪努力睁开眼睛，自微睁的眼帘里看见阿玛焦急的脸庞就在眼前，心中方觉得有了一些安全平静，再次闭上眼睛之时，耳边还听到林太医的声音：“格格醒啦……会好起来的。”他的声调渐渐远，她知道自己又睡着了。

她再度醒来时已是多日之后，六福晋一脸泪痕的坐在一旁，轻轻按住劝她不要动弹，东莪想转头时，这才发现脖子上缠绕着厚厚的纱布，六福晋道：“林太医说了，只要卧床静养，很快就能解下带子，你要听额娘的话，千万不能乱动。”见东莪眼望四周，她又道：“你阿玛近日宫中政务十分繁忙，他一再嘱咐要你好好将养身子，一有空就会来看你。”东莪无法抑制心中的失望，不免眼眶发红。

接下来的日子，虽多尔袞只是难得抽空来看过她几次，但也是稍坐便走，无法停留。东莪终日卧床，仿佛与外界隔绝，自床前的窗格看出去，那一方蓝天都好似凝结不动一般。

她十分想念胖奶娘熟悉的笑声，但却遍寻不获，屋里尽是战兢侍立的陌生仆人。她们眼中恐惧的神情，遏制了东莪想要询问奶娘去向的冲动。辗转反侧之中，她开始不停的发噩梦，无法抑止的在梦中尖叫哭闹，连额娘的柔声劝慰都失去作用后，林太医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床前，他为东莪诊视了一番后，神情郁郁地和大福晋走向屋外，东莪依稀听到他断续的话语“……格格受惊过度……况且她年岁太小，如不及时开导调理……只怕……”她闭上眼睛，又昏昏欲睡起来。

直到许久之后东莪方才知道，在她昏晕过去的长达九天的时日中，那日与她同在书房里的仆人和她的奶娘全都失踪了，而那个行刺者的头颅则高高的挂在城墙之上，直至风干……

在噩梦的间歇，唯有念及父亲宽厚的肩膀，笃定的眼神，才是唯一能让东莪稍觉平静的力量。她盼望他的到来，尽管望眼欲穿，可却总是事与愿违。东莪渐渐变的沉默寡言，即使身体已慢慢地恢复，也不愿走出房门。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东莪由大娘陪同，在众多侍卫的护卫下，前往城南多铎的豫王府，多铎此时虽出征在外，但他的娜兰福晋知道了东莪的近况，特地在府中请了杂耍班子为她解闷。虽经大福晋一路游说，但到了豫王府中，那些杂耍热闹却对她毫无诱惑力，东莪只安静的坐着，大福晋唤了她几次都未曾听见，她叹了口气，嘱咐侍女带东莪到房中休息。

到了午后小歇之时，东莪却又倚窗而坐，毫无睡意。窗外是恬静的庭院，廊下的空地上，初春草色未青。经昨夜雨水的滋润，远看似是一片幽绿，其实只不过是草径之下黄色的湿土罢了，几只麻雀在这片黄土上四下张望了半晌，终于失望的拍翅飞走了。

东莪站起身子，向门外走去。屋里的两位侍女慌忙阻拦道：“院里冷着呢，格格若不愿睡，咱们给格格说几个笑话解闷吧。”

她抬头看她们道：“我想要到外面走走。”其中一个侍女道：“王爷福晋特别嘱咐过的，倘若格格受了凉，奴婢们可担代不起呀。”

另一名圆脸侍女看了看东莪道：“格格执意要去，就让奴婢陪着您吧。”说罢，她飞快的朝另一个侍女使了个眼色，那侍女忙转身出门去了。

东莪不加理会，顺着长廊慢慢地朝西走去，那圆脸侍女便在她身后紧紧跟随。东莪在院中漫步，见这院子虽不及她家的院子大，但也细致周到，别具匠心。走了一段路，她看到长廊的西边是一个小小的圆洞门，便好奇的张望了一下。

只听身后那侍女笑道：“格格，那是西院，是下人们的住所，没什么好瞧的。奴婢带格格往前面看看，那边有个小池塘，有好些红鲤鱼呢。”东莪听她这么说，便回转身子，可才刚走出几步，却听到那西院之中传出阵阵孩童的喝彩声，她按捺不住好奇，便朝里走去。

进了圆洞门，两侧都是半人高的灌木，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向灌木丛内延伸。再走几步，喝彩之声渐近，却仍是只听人声未见人影。

正向内走着，东莪忽然见到一个五色的物事自灌木丛中跃出，弹的老高，在空中微微一顿，掉了下去，转眼却又飞上了空中。它每次起落都伴有一阵喝彩，她此时离的近了，听得那喝彩声稚嫩欢快，确是孩童的声音，她急步向前，转出小径，只见眼前豁然开朗。

这灌木之后是一大块空地，四周建有房舍，一群孩童围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那个她恰才看到的五彩物事便是在她的脚上翻飞，或纵或落。她



们看见东莪，都愣了一下，将她上下打量。那少女转过身子，伸手接住了自空中落下的五彩之物，东莪仔细看，只见她一袭青衣，身材瘦小，脸却生的宽柔秀美，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的与她对视。

东莪身侧的侍女向众人喝道：“看什么？这是和硕东莪格格，还不快跪下行礼。”孩子们互相对望，都有些不知所措。东莪上前一步，指着那少女手中问：“这是什么？”那少女摊开手掌，将那个东西递到她的面前。东莪拿到手中细看，只见它是由红、绿、蓝三色羽毛拴在一起而成，底下结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的硬块。

东莪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往空中一扔，再伸手接住。那少女只是看着她笑，她身旁一个小男孩道：“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东莪抬头看她，将那东西递还。

那少女笑靥如花，接过去往上一扔，忽然身子纵起，翻了个筋斗，等那东西落下来时，她刚好伸出脚去一踢，那东西便又飞了起来，孩子们欢声雷动，拍起手来。跟随东莪的侍女在她耳边轻轻道：“格格，那是民间的小玩意，叫毽子。”东莪目不转睛，点了点头。

只见那少女不停的变换纵跃姿势，每次毽子落下都被她不差分毫的再踢上去。东莪看的入神，不由的和孩子们一同欢呼起来，大家一边叫一边数，直数到100，才见她停足，她伸手接了毽子放到东莪的手中，她见这少女举止友善，目光中流露喜色，便也抱之一笑。

忽听身边那侍女“哎哟”一声，东莪转过头去，却看到不知何时身后已站满了大福晋等众人。大福晋目光闪烁，看着她道：“我儿总算笑了，可见孩子还是要和孩子在一起，才是治病的良方。”娜兰福晋笑道：“是呀，这下可好啦，嫂子终于可以放心啦。”大福晋看看那个青衣少女问道：“这是你府里的人么？”

娜兰福晋道：“我并不认得呀。”她转头向身后众婢女问道：“你们可知她是谁么？”众人面面相觑，并无一人接话。她皱眉道：“怎么搞的，府里进来这么个大活人竟没人知道，要弄出什么事来，都要命不要了？”众婢女面色惶恐，慌忙跪了一地。

正当这时，只见不远处一位家仆带着一个蓝衫老者走近，那老者走到她们面前跪下道：“给奶奶们请安！”娜兰福晋皱眉道：“你又是谁？”大福晋在一旁接道：“好像早上打过一个照面，是杂耍班的班主吧！”

那人磕头道：“正是小的。”

娜兰福晋道：“哦，是你呀，你来做什么？这王府内院也是你能随便进的。”那班主道：“小人便有天大的胆子，也决不敢在府里乱走。原是在后院等着奶奶示下的，谁知班里人头查点起来，独独少了这个丫头，”说罢向那少女一指，又道：“实在是怕她在府里乱闯，惹出乱子来，才急急的寻了过来。”娜兰福晋道：“哦，是你班里的，怎么这么没规矩，到处乱跑？”班主面如土色道：“她既聋又哑，也不知怎地闯进内院来啦，请奶奶责罚。”

大福晋一直看着那位少女，这时忽然问道：“她是你什么人？”班主忙道：“她与小的非亲非故，是早半年前在大同遇上的”。她又问道：“她没有亲人么？”班主道：“刚碰上时是有姐俩，可那妹子生了重病，没半年就病死啦，我看她孤苦无依，怪可怜的，才收进班里，对了，她还是个满人呐！”

娜兰福晋笑道：“她既然又聋又哑，你又怎知她是满人？”班主道：“是听她妹子说的，可惜她妹子健全伶俐，就是命短。”大福晋看着她沉吟了一会道：“她叫什么？”班主道：“听她妹子说，是叫吴尔库尼。我们嫌麻烦，管她叫小尼子，反正她也听不见，都是要打手式的”。

大福晋向东莪看来，娜兰福晋看了看她笑道：“嫂子倘若觉得这丫头中意，不过是几两银子的事，我和他说去。”大福晋道：“这倒也不急在一时。”娜兰福晋却笑道：“就这么说定了，她能合东莪的眼缘，是她三世方得求来的福气，这事便由我来办吧。那个班主，你这就带上她跟我来吧。”

大福晋上前拉住东莪的手道：“莪儿，我们回房去吧。”东莪站立不动，看向吴尔库尼，只见她也怔怔的看着自己，却听一旁大福晋道：“等会儿，大娘找她来给你作伴好么？”东莪这才点点头，随她回房去了。

大福晋送东莪回房后便即离开，直至快到晚饭时分方才回来，她进门便笑道：“莪儿，你看谁来啦！”她向门外招手，那吴尔库尼穿戴一新走了进来，见她神色羞怯，东莪伸出手，将毵子递给她，她方才笑了。

大福晋在一旁瞧着，笑道：“就可惜她身有残疾，又不识字，要教她什么礼仪规矩，只怕难的很。”东莪想了一下，转向吴尔库尼，对着大福晋一指，伸出右手握拳，只竖起大拇指向大福晋弯下，这吴尔库尼仔细看着她的手式，侧头微笑，稍一停顿便向大福晋跪下磕起头来。大福晋笑道：“这就行啦！是个机灵的孩子。莪儿，我会另嘱咐人看着她点，往后便由她帖身照顾你了。”



日
三
林

自此，吴尔库尼便成了东莪的玩伴，只除去书房学课时，大福晋不准她跟随之外，其余时间东莪便都与她为伴。吴尔库尼不但灵秀聪慧，还会剪一手漂亮的窗花，更有一次，她无意间看到下人的笛子，便爱不释手。当即扶笛在手，吹出一曲悠扬的曲子来。东莪以往睡觉之中，常发梦魇，被她看到之后，以后每当她要睡之前，她就陪在东莪的身边，吹上一曲低缓平和的笛子，不知不觉中，噩梦渐渐远离，东莪的身体也逐渐康复起来。

东莪虽已康复，但脖子一侧却留下了一条永不消失的疤痕，这疤痕如同一条粉色蜈蚣，触目惊心。六福晋每次轻轻抚过，总不免伤心落泪。府中从来没人敢提及那个刺客，而东莪一直等到长大后才知道，那伪装家仆的刺客是一个家破人亡的汉人，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多尔袞唯一的骨血以作报复。

又过了月余，多尔袞方才亲来看她，他见东莪康复，很是高兴。只是政务繁忙，能与她聚首闲谈的日子却更少了。

过了一段日子后的一天，东莪听额娘说起阿玛正在书房里与他的一群幕僚商议政事，她很久没有见他，十分想念，便向他的书房走去，吴尔库尼几次伸手拉她，东莪只向她做个鬼脸，并不理会，她只能随后跟着，二人蹑手蹑脚的走至窗外，却正好看见几人出了书房。

东莪看他们已走，便不再躲藏，向里才一探身，便听到多铎朗朗的笑声：“是东莪么？快进来吧。”她笑呵呵地走进屋里，只见屋里只有他们二人，父亲坐在书桌边，多铎坐在一侧。

多尔袞面有倦容，看到她却很高兴，笑道：“这些日子怎么都没见你来书房看书了？”东莪笑答：“额娘说阿玛这般忙碌，不应该来打扰您。”多铎笑道：“二哥享尽齐人之福，更难得的是个个都这么体贴，可真教我羡慕。”多尔袞看他一眼却笑道：“在孩子面前，不要这么说话！”

他招手向东莪道：“我前些日子好像恍惚间听人说你院中如今常有笛声，你在学乐器么？”她答道：“不是的，那是我的侍女吹的，可好听啦！”他道：“哦，是这样。倘若喜欢，你也可以请她教你，学习乐礼，对人可有诸多好处。”

东莪听他这么说，一心想讨他高兴，便道：“阿玛若喜欢听，我这就让她给您吹一曲，她就在门外呢。”多铎笑道：“好呀，今日也让十五叔沾点东莪的光，听一段好曲子。”东莪看阿玛也微笑点头，便走到门口打手势唤吴尔

库尼进来吹奏。她面色苍白，十分紧张，低着头走到堂中，向他二人盈盈跪下行礼，取出放在腰间的长笛，开始吹奏。

东莪边听边走向父亲身旁，却见多铎面露诧异之色，道：“哥哥府里竟有这样的人！”多尔衮目光如炬盯着吴尔库尼，缓缓道：“我也是今日方才才知道。”

多铎转头向东莪笑道：“东莪，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么？”她奇道：“什么？”他招手唤她到自己面前，轻笑道：“这个婢女，十五叔跟你换了，要什么，你只管开口。”东莪想了一会方才有些明白，忙走到多尔衮面前道：“阿玛，东莪不愿意换。”多铎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多尔衮却一言不发，直到看着吴尔库尼一曲吹完，才对东莪说道：“让她再吹一首”。东莪忙向她打了手势，吴尔库尼向多尔衮瞟了一眼，忙开始另一支曲子。多尔衮让东莪坐在他身边，问道：“她是从何处来的，你说给我听听。”她便将娜兰福晋相邀之事从头说起，多尔衮仔细倾听，目光却从未离开吴尔库尼一刻。

待东莪说完，他十分随意的淡淡说道：“多铎，你的福晋近来有些糊涂了，外来的人也随便招进府来”。多铎笑道：“她哪及嫂子，她根本就没有脑子。”

多尔衮伸手拿起茶碗，浅茗一口，将身子微微侧向多铎放低声音道：“倘若有人从我这里偷师，想拿女人来作幌子，你说我该不该讨点利息？若是漂亮女人，你杀的下手么？”就在这时笛声忽然微有滞顿，只极微的一瞬间，但多铎脸色已变，他飞快的看了一眼吴尔库尼，立刻恢复自然，笑道：“这般的样貌，宠都来不及，我可下不了手”。多尔衮与他对视一眼，不再说话。

东莪在一旁全然莫名其妙，多尔衮看了看她笑道：“好了，你们下去吧。”她便伸手招唤吴尔库尼，向他二人辞别，走出房来。

到了晚饭时间，多尔衮兄弟二人在书房用饭，没有出来，连每日都在的大福晋都没有和众女眷一起用饭。吃过了晚饭，东莪如往常一样待在六福晋房中，她的手里自东莪记事以来好像从未有闲着的时候，不是在刺绣便是描画花样，今日也是如此。吴尔库尼则如平时一样在旁帮忙，可她今日有些心不在焉，总是望向窗外，望了几次，连东莪都察觉了她的不安，可打手势问她，她却一味的摇头。



六福晋忙了一阵，便让她去大福晋房里拿所需的几样花绸，吴尔库尼看了花绸的样子，表示记住了便即离开。可是她去了很久，却没有回来，东莪不免担心起来，不知她去了哪里，便唤别的侍女去找，可那侍女寻了一圈，垂丧而返。

东莪不顾额娘阻拦，走出房间去寻，在院中碰到了她阿玛房中的侍女，东莪连问她几次，她方才支吾的道：“奴婢刚刚看到吴尔库尼跟在十五爷身后，一直朝我打手势，我也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东莪听她说完就忙朝前院奔去，远远看到多尔袞的书房中亮着灯，她的心里却不知为何，忽然涌上一阵害怕之感，不由自主地放慢步子走进，至窗下时听到多铎的声音道：“……是真是假，只管交给我办就是了，还问什么？”

室里静了一会，只听多尔袞缓缓说道：“你装的再像又怎么可能逃的过我的眼睛。是谁教你用这么个笨法子接近……你倘若有什么苦衷，眼下是最后的机会……说不说那也在你。”此时，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呜呜”了两声，正是吴尔库尼。

东莪不加思索，立时推门进去，房里的人都吃了一惊。只见多尔袞与多铎二人坐在一旁，吴尔库尼则跪在地上，她见到东莪顿时“呜呜”不断，眼中尽是哀求的目光。

多铎走到东莪的面前道：“东莪，怎么你还不歇着？”他看向她身后，侍女们气喘不息，刚刚才跑到，他怒道：“你们怎么侍候的，入夜了还让格格在院里乱跑。”

东莪身后的侍女忙伸手拉她，哪知她用力一挣，拉住多铎的手臂问道：“十五叔，她怎么啦？为什么她跪在这里？”他笑道：“能有什么呀，她做错了事，正向你阿玛认错呢！快回房吧，夜间有风，受了凉又该吃苦药了。你不怕么！”

东莪抬头看向父亲，见他也正看着自己，慌忙说道：“阿玛，吴尔库尼她听不见你说什么的，让我慢慢教她规矩吧，好么？”多尔袞神色凝重，招手叫她走到面前，问道：“你这么喜欢她么？”东莪用力点头，他又道：“她有什么好？”她道：“她是我的伙伴，我从小便只有她一个伙伴。她有许多好玩的本领，会剪漂亮的窗花；我入睡之时，她会吹好听的曲子给我听；我写字的时候她便在一旁磨墨；我空闲的时候她便教我踢毽子。”多铎走近拍了拍东莪